



Bobby Chen

陳昇

長不大的孩子

每個人內心都有個小孩，陳昇身體裡的那個孩子，似乎一直都在為長大這件事矛盾著，說他是個怪咖，他說：「那是因為我很真實。」

如果昇哥身體裡那個調皮的小孩子跑出來，他會藉由歌唱和寫作，讓你知道，在現實生活中開心難過的自己，清楚明白人生有許多事無法改變，所以不想去管它，就像〈Summer〉那首歌，只想活在自己的夢裡；因此他的作品都很通透、豁達，一如他寫的詞那樣淺白，卻真實呈現他想表達的情感。

他唱歌的方式，就像說故事一樣，在他的詞裡、書中，你可以讀到他對音樂、創作、旅行等看法，以及自己和周遭朋友的小故事。聽過他的音樂，就能體會「昇式情歌」是怎麼回事，他善用口琴吹出內心情感，他的歌詞總像是一陣微風般不經意，卻深深地撩撥著人們的內心深處那塊不能被碰觸的柔軟。

思念阿嬤之情

人是記憶的動物，童年的記憶累積，長大後便有了回憶。昇哥除了唱情歌，也唱過不少跟阿嬤有關的歌曲，在他的幾首歌都可以找到蛛絲馬跡，多少顯示出他有多想念過世的阿嬤以及童年的時光。在〈一百萬〉裡，阿嬤等著孫子賺100萬買新衣給他；在〈阿春仔伊阿嬤〉裡，阿嬤日夜盼望著離家的阿公歸來；在〈細漢仔〉裡，阿嬤心疼孫子進了黑社會……而跟他一樣離開家鄉出外打拚的異鄉遊子，家裡總有個阿嬤在等他們回去，煮碗熱熱的芋頭米粉湯，暖了遊子的心。

日前接受圓神出版社的邀約，為《佐賀的阿嬤》寫序，昇哥想起自己可愛的阿嬤，於是決定寫下小時候的記憶《阿嬤，我回來了！》。他說：「我寫書並不是要傳達什麼大道理，只是把心裡想的事情寫出來，讓閱讀的人自己去體會反芻。」

小時候的陳昇，看著家人一個個離鄉出外求學工作，從他們寄回來的箱子裡挖寶出許多唱片和小說，開啟了他



我的阿嬤沒有念過書，不識字，可是她活力十足；她常常語出驚人，逗得大家笑呵呵。將幼時的記憶成冊，送給那些跟我一樣不急著長大的人們……



1 陳昇和他的父母。
2 陳昇的童年。3 幼時的陳昇。4 在鄉下度過的童年，讓陳昇充滿回憶。

對文學與音樂的視野。書裡也透露了他當年百無聊賴待在鄉下時，曾心想如果再不趕快離開，自己早晚也會死在那個枯燥乏味的鄉野。於是離開家鄉到高雄念書，送晚報、打零工，因緣際會來到台北這個五光十色的大城市，「一朝醒來是歌星」。

21年來，歌手兼音樂製作人的昇哥始終保持著一顆赤子之心，其獨特的音樂與行事風格，成為歌壇一個鮮明的標誌人物。他說，從鄉下到大城市發展，是「拋棄了成長的地方，就是為了探索每一個我能企及的冒險故事，在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是厚厚的一本書，有著不同的故事，所以我是來記錄的。」天蠍座的特質，才華洋溢也直話直說，「我就是不喜歡鄉下才來到台北。」說這話的同時，卻已經用一本又一本的出版來回憶逝去的時光。

不安定的靈魂

21年的歌手生涯，昇哥說是自己對音樂夠堅持，讓他從滾石六、七哥成為二哥（一哥是周華健）；然而，男人在意的功成名就，為的是達到長輩家人對他的期望與肯定，當身體裡的孩子被強迫長大時，就必須肩負起責任，即使想玩，還是要面對現實。

雖然說不安定的靈魂好像必須用旅行來填補內心的空洞，又或者說要把內心的什麼東西給倒出去一般，充滿流浪與宿命的感覺，他覺得只能在潛水時享受一個人的自由，「水面下的世界都是一個樣，只有水面上的世界才變得紛擾。」潛在海裡，任何人都無法幫你，也是最棒的沉靜心思的方式。或許是身邊的人都對他太好，他才能在自己的世界裡玩樂，所以他也像風箏，即使自由飛，那根被拉著的線，連接的是昇哥不能割捨的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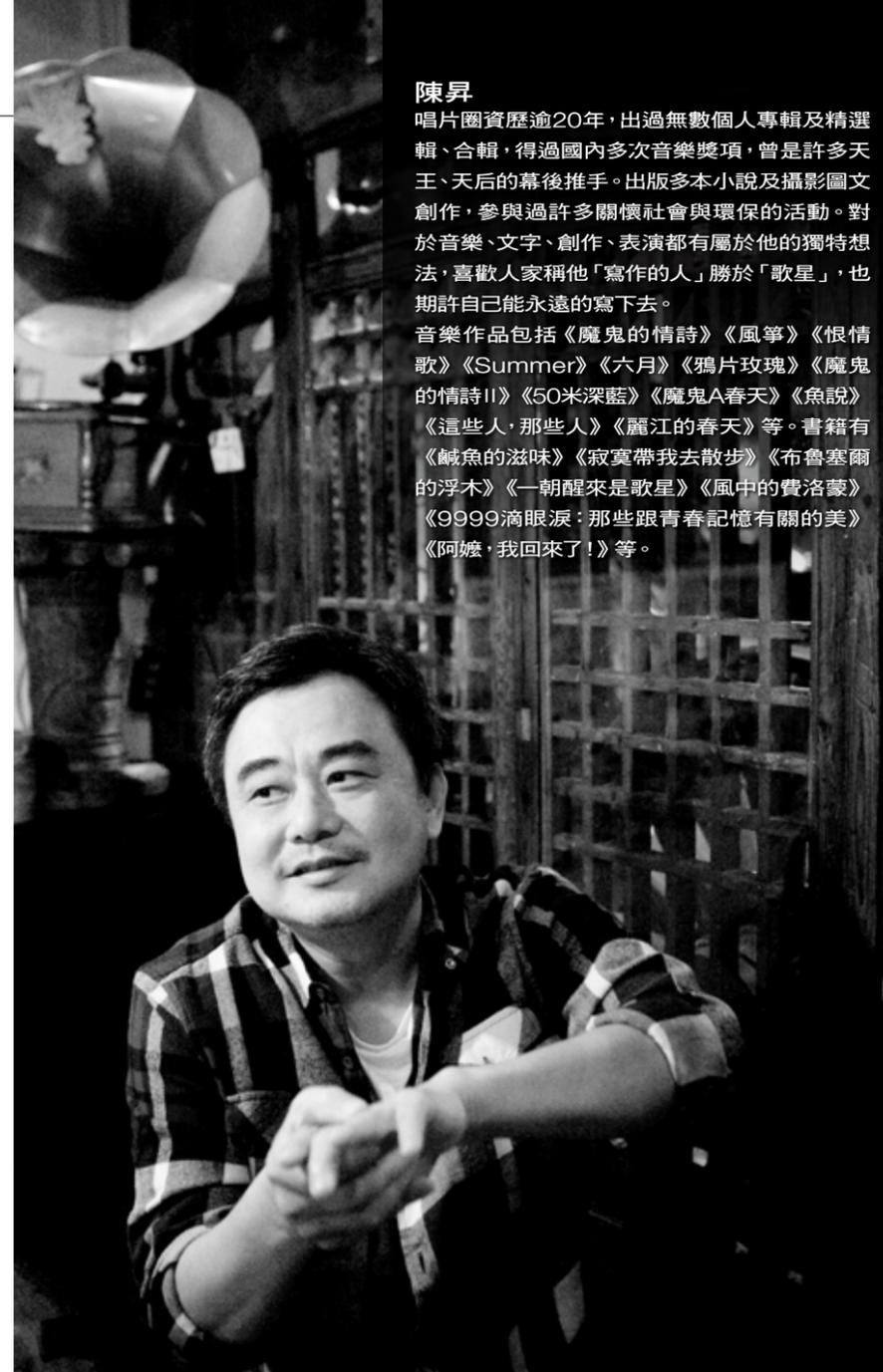
「10歲那年，我跟星星有約；20歲那年，我跟流浪有約；30歲那年，我跟一個女孩有約；40歲那年，我跟21世紀有約；50歲那年，我跟孩子有約；60歲那年，我跟自己有約。」當他談起正在當兵的兒子，為人父的驕傲全寫在臉上：政大歷史系畢業，也對音樂有興趣。雖然他老是嘴硬地說小孩想念什麼就讓他去，長大了要對自己負責，不過

還是簡潔地說了對孩子的約定：「要房子，沒有；要錢，只給『100萬』，想出國留學？可以再討論。」

熱愛島嶼的他，為了拍一部MV可以特地開拔到蘭嶼綠島，唱遍台灣東南西北上山下海，現在對人生更有了一種體悟，竟說自己年紀大了、體力也有點不行，「一個人辦一場演唱會從頭唱到尾真的滿累人的，所以找來黃品源與張宇一起演出『三小男人』唱情歌演唱會。」即使如此，昇哥2009要再度挑戰連續第16年的跨年演唱會，他自認這是別人做不到的事，每年都要讓歌迷驚喜，去年那身SM皮衣短褲和狂歡電音派對大家還記憶猶新，今年不知這位老頑童又要拿什麼來玩樂！

人生像是單向列車

彰化溪州出生的昇哥，這次在《阿嬤，我回來了！》書裡寫出小時候的許多回憶，現在七八年級生大概也不知道



陳昇

唱片圈資歷逾20年，出過無數個人專輯及精選輯、合輯，得過國內多次音樂獎項，曾是許多天王、天后的幕後推手。出版多本小說及攝影圖文創作，參與過許多關懷社會與環保的活動。對於音樂、文字、創作、表演都有屬於他的獨特想法，喜歡人家稱他「寫作的人」勝於「歌星」，也期許自己能永遠的寫下去。

音樂作品包括《魔鬼的情詩》《風箏》《恨情歌》《Summer》《六月》《鴉片玫瑰》《魔鬼的情詩II》《50米深藍》《魔鬼A春天》《魚說》《這些人，那些人》《麗江的春天》等。書籍有《鹹魚的滋味》《寂寞帶我去散步》《布魯塞爾的浮木》《一朝醒來是歌星》《風中的費洛蒙》《9999滴眼淚：那些跟青春記憶有關的美》《阿嬤，我回來了！》等。

這個時代的我們活得有點辛苦、有點急躁。為何不讓自己的腳步放慢？我們終會發現汲汲營營的生活並不快樂。別再給自己那麼多無謂的壓力，也許我們就會找到那個開心的自己，原來一直在身邊不曾離開過。

什麼是「焗窯」，那可是上一輩人們童年最美好的時光：孩子們在秋收之後的田地挖洞，以木炭、土塊燒熱了之後把地瓜丟進熱呼呼的洞裡，之後跑去玩捉迷藏，累了再回來將悶熟的香甜美味團團吞棗地吃下肚，這般幸福滋味相信許多人都十分懷念。

熱愛美食也很會做菜的昇哥，常常和音樂的朋友們一起在工作室裡邊做菜邊討論，邊煮邊吃邊錄音，他說，創作就像是做菜，材料準備好，調味料要加足，煮飯的用具機器等都缺一不可。新書中提及阿嬤一手好廚藝是村裡有名的，「任何山珍海味也不及阿嬤煮的一碗芋頭米粉湯。」他對美食的熱愛，或許就是受阿嬤影響。

說起小時候玩樂的那群哥兒們，早已各奔東西，「我現在的生活已和鄉下差太多，我們已無交集，很少聯絡

了。」他淡淡地說，書中阿茂那對兄弟，後來真的跟了縱貫線混流氓，還上過社會版頭條，兄弟兩人也早都已經過世。即使過年偶爾回老家，也只是和家人吃吃喝喝，彼此世界不同，現在只有台北的音樂圈子裡的哥兒們，才能和他對得上磁場。

每回他唱〈阿春仔伊阿嬤〉都唱到流淚，當我閱讀了新書裡〈竹子花〉和〈紫雲英花〉的故事後，就明白了為什麼他要傷感。他的阿嬤當年等待著在離島當兵的三叔寫來的信，「大概是像等待一班單向列車那樣的愛情，我長大了之後才知道，慢慢的才知道……大部分的情感其實都是那個樣子，恆久的等待……等待，卻也從來不發出任何的疑惑。」昇哥絕對是個情感豐富的人，豐富到擁有源源不絕的靈感，寫進歌詞和新書裡，他的想法從對社會的不滿批



採訪後記

「別人笑我太瘋顛，我笑他人看不穿。」採訪過昇哥的人都知道，不按牌理出牌的他，常常突然插進一個毫不相干的話題，或是被旁邊的人事物給吸引過去，跳tone的事經常發生，像是在裝瘋賣傻。事實上昇哥不開口則已，談起熱愛的音樂時卻說不停；看似玩世不恭的浪子，其實是個不想長大的孩子。看完書之後我迫不及待與彰化二林出生的媽媽，聊起書中提到的景象，二林在昇哥老家隔壁，我的童年就是在阿嬤家度過的，看完很有感覺。現在那裡的甘蔗田已變少，芭樂樹也沒了，大家一窩蜂跟隨流行，前陣子種火龍果，後來種葡萄或是甜豆，小時候的回憶已不復存在。我們在民生社區的介云軒餐廳採訪，昇哥點了滿桌子的菜，大家邊吃飯邊聊了3個小時。不愛人家跟他裝熟，但我很幸運，他是有問必答，期間還注意到隔壁桌已經換三輪客人，一直說大家都趕時間吃太快，人生要慢食、慢活才對。

★為饗本刊讀者，陳昇提供《阿嬤，我回來了！》親筆簽名書，數量有限，送完為止。請以電子郵件索取，meiyunan@iseechic.asia，註明姓名及郵寄地址。

判諷刺，到人生點滴的無奈惆悵，深刻地寫進我們的心坎裡，有趣的是，他本人卻又驕傲地不屑它存在的事實。

一個人的慢活

年過50，人生許多事情無法說明白的，他都抒發在新書裡，〈紫花酢醬草〉講到家裡的牛跑到甘蔗田裡好幾天不出來，不得已只好請糖廠的人把一大片甘蔗田給燒了才找回牛隻，他說：「牛找回來了，但成長的過程中有些東西不會回來了。」人生就像是一班單向列車，只能往前走，如同他在《布魯塞爾的浮木》裡講的，「留下來就什麼都沒有了。」也於是，「想做什麼，能做的就去做了。」他說，時間掌控與分配很重要，把負責任的事情做完了，才能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昇哥表示，寫這本書也是想要推廣「慢活」，希望大家要忙裡偷閒，「我會從家裡散步去公司，暫時跳脫那些煩人的事情，看著路過的人事物，想像一個人快活。」不過聽到他和助理討論著三小男人演唱會的排練和年底跨年演唱會的事情，忙碌的樣子似乎也很難慢活起來。

對四五年級生來說，好像有種說不上來的固執，對昔日的回憶一旦打開了那扇門就再也不想關上，小時候的記憶，冰棒、彈珠、樸質的人們，昇哥把它們一一紀錄在他的歌詞裡、書裡，像是怕忘記了，把它們寫下來，也算是對自己的一個交代。就像他在《布魯塞爾的浮木》裡，想把腦子裡快滿出來的想表達什麼的情緒都一股腦地宣洩出來，他曾說：「一個創作的人，應該要有許多豐富的記憶，或者每一個人都應該為自己製造許多豐富的記憶。」所以他努力活著，盡情玩著，用力唱著，就是要告訴我們，珍惜當下，把握人生美好的一點一滴。

不只自己的阿嬤，昇哥計畫下一本書想寫媽媽、阿公、弟弟等家人，以及家鄉花草、蟲魚鳥獸及當地土產等，有太多太多創作計劃在他的腦中，唯一不夠的，是時間。 **M**

